金鋼鑽

蔡介民 題

今日一張 角洋二分

第七十一號

社址上海南市王家碼頭二五號

報價 每日出一張 中國郵費 全年一元 每月二角半 本埠 洋一元 外國 加倍 郵費 計算 報資 先惠郵費

廣告 每段洋二元 每期 每段洋七元二角 每期 每段洋三元 每期 每段洋二元 每期 每段洋一元 每期 每段洋七角 每期 每段洋三角 每期 每段洋二角 每期 每段洋一角 每期 每段洋七分 每期 每段洋三分 每期 每段洋二分 每期 每段洋一分

霖雨

（灌）

雨是一種不可少的東西，倘然一年半載不下雨，行雨，不行雨，但是雨下得太多太久了，我們又感得討厭，最近這一個月內，老不多天天下雨，晴的日子很少見，弄得穀苗和遊戲場的老闆，仰着頸子歎着氣，作小本營生度日子的人，坐在家裡乾着急，就是我們對於天氣陰晴沒關係的人，看着這種霖雨迷縻，也覺得有些忍不住的討厭，唉，這麼日的老天，眞做得有些怨聲載道了，

其實天下的事情，那一樣不是如此，倘一樣之固然不是得怎麼樣，倘然接連着的無休無歇起來，那就未免要使得人家討厭了，俗語說得好『好曲子不唱三遍』大概就是爲個這了意思罷，現在中國人做事，遇到了一個習目，定要接連不斷的做得他無休無歇，好像這幾天的霖雨一般，非惹得人家十二分的討厭不可，這眞是何苦來呢，軍閥的『武』，黨人的『文』法，讓長的搗亂，政客的居其，那一件不是同這霖雨一個樣子，那就怪不得小百姓，要怨聲載道了，唉，我不知這個風雨飄搖的中國，到幾時纔能風停雨止呢，

徵求破產

（薛）

我們可憐的民衆，幾在這種不良政治的下面，精神固然受苦，經濟尤早窮困，除了苦歡的資本家和一般軍官之外，幾不是爲食住擔憂，『民窮財盡』的現象，眞是今日民生狀態底最確切的形容詞了，在這幾年來叫苦連天的人，大概不說人的徵求，接二連三而來，什麼叫做徵求，就是募捐的代名詞，東也徵求，西也徵求，將來社會的破產，徵求也許是其中的一大原因，發起徵求的人，熱心公益，原亦未背不可厚非，不過民衆能力是之餘，怎樣擔負得起這重重的徵求，並且我不明白爲什麼民生愈是窮困，熱心公益的人愈是衆多，還說富徵求面所辦的公益，就是純粹民窮的急救的何人的窮？

徵求是社會服務而起，社會是人應當予以助力，不過倘若徵求的公益的人愈是衆多，還說富徵求面所辦的公益，不是純粹民窮的力量，不能不說是徵求的何人的窮？

我們不恐怕受着公益的困有，爲着公益的徵求，惟一的要求，就是純粹民窮的力量，不能不說是徵求的何人的窮？

浮橋惡福

（狐公）

老伯工張德福，歲之十一，戊戌生，知音，嗜樂之淪亡，悲鄉音之近世，嘯托傳來，流連忘極，年來劇變世，有心人對之，固不免感慨無窮，自傷淪落，珠賣人老，白眼相遇，世局如斯，無言可說，又豈張氏一人哉，

張氏晚年，嫁賣衣食所迫，仍以戲劇爲生活，然其厭惡戲劇之心，不特形之於口，實已行之於身，故其子女，無一人勝習此業者，嗚呼，誰實使之，

張氏有子三，長名鍵祥，現服務於某外人機關，次三幼幼，現在按攻讀，外人機關，次三幼幼，現在按攻讀，

乏軀張氏，故身後蕭條已極，閭閻之間，以賜其家，張氏平居日用，寡然不充無覓而已，

張氏平生，無一不特形，

張氏平生，無一不特形，

翠樓吟草

（小窠）

湖山由處靜無塵。小扇籠紗寫洛神。鏡裏春色六鬟。一番清翠。一番清翠。一番清翠